

从话本小说到传奇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叙事比较探微

徐丽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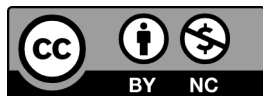
摘要 | 从话本小说到传奇，《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以其文学样式的特质呈现出叙事上的异同，并显示出一定的承传与流变。其同在于二者均循由生而死，依事叙写的叙事时序驱动，完成“出家因缘—出家—普济人间—圆寂”这一叙事框架下的叙事，并在内容上显示出趋同。其异则在于前者在叙事上表现出初加工的本色与冗复，叙事结构为单一直线结构，后者则在叙事上表现出再创造的精悍，叙事结构则为多线交织结构。

关键词 | 话本小说；传奇；叙事；比较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 (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1]一卷，不分回，现今所见版本当均据明隆庆三年己巳（一五六九）四香高斋平石监刻本，题“仁和沈孟梓述”，当为说话人或即为题中所及沈孟

梓，据其采自民间所传道济故事，加以连缀、铺排、整述，付梓而成的话本小说，为“今天所见济公系列小说中最早的一种”^[2]。《醉菩提传奇》^[3]上下卷，凡三十折，为明末清初传

[1] 本文所据版本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古本小说集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日本内阁文库藏隆庆刊本影印本，下文简称《禅师语录》。

[2] 胡胜：《济公小说的版本流变》，《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3期。

[3] 本文所据版本为文学古籍刊行社1955年版《古本戏曲丛刊三集》，长乐郑氏藏钞本影印本。

奇家张大复所作传奇，无刊本，仅存抄本^[1]。道济故事自南宋以来即在民间广为流传，明《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以话本小说形态固定口传故事，稍显整饬，其后《醉菩提传奇》亦多取摄话本内容而作熔裁。《醉菩提传奇》后又有《济颠大师醉菩提全传》等分回目的小说，在篇名上即取“醉菩提”三字，情节上多有重叠而生枝蔓，故笔者猜测《醉菩提传奇》一本在道济故事的流传中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位置，但本文不对《醉菩提传奇》后分回目的道济小说再作论述，仅以《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二者为观照对象。

从话本小说到传奇，此二者在创作时间上非共时存在，经由历时发展而有通变。本文以叙事为着眼点，试对《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进行比较，以期初探二者叙事上的异同，并在此基础上尝试探寻二者的承传与流变。

一、同驱与同质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虽生长于不同的创作语境之中，前者为发轫于“说话”之话本小说，后者为文人所作传奇，但二者在故事上实为一源，从其外部与整体上来观照，笔者以为二者在叙事上有着同驱与同质。

（一）同驱

从整体叙事架构上对二者作一种梳理，《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自李修元出家因缘说起，再至修元出家，普济人间诸事，最后则是圆寂。《醉菩提传奇》因袭此种外驱，从毛太尉奉太后允其剃度一僧起，至李修元出家，普济人间诸事，末为圆寂。二者发端虽不同，但皆为李修元出家一事寻一因缘，具体叙事、情节取摄交织皆容纳在“出家因缘—出家—普济人间—圆寂”这

一叙事框架之下，且都以道济圆寂为叙事终点，因循生平记述、以死作结这样一种生命流程的书写。

叙事框架的趋同也指向了二者叙事时序上的趋同，即为由生而死，依事叙写的自然时序，故事发生时序与叙事者的叙事时序是同一的，未错乱叙事时序以增益故事曲折。事情随时间发展，叙事随个体所遇人事历历道来。在话本小说《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中多见故事发生的时序线索，如叙李修元出生“忽一夜王夫人梦吞日光自此得孕十月，时值宋光宗三年十二月初八日一更十分生得一男”^[2]，述及国清寺长老圆寂“请法身入龕后二月初九日已三七日矣”^[3]等，叙事时序即为生平自然所遇的顺序，甚而以时为证，事随时叙，而至《醉菩提传奇》全本亦同样可视为道济生平圆满的自然记叙，叙写道济生平所遇诸事而终于佛圆，生命的圆满亦是故事之团圆，生命的终点亦是叙事的终点。究其承传渊源，笔者以为，一方面，在实际应用中，发轫于“说话”的话本与依于搬演的传奇必然未能脱离听众或观众这一存在的需求，依时顺事从始至终的叙事时序能够在说与听、演与观实时交互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适应了声音即逝、视像即逝的零媒介制约，弱化听者或观众主观逻辑判断对故事叙事理解产生的偏差；另一方面，话本与传奇在史传文学叙事传统的影响之下，当仅传述一人之故事时，有始有末的生平记叙，也即完整、真

[1] 据周巩平校点本《校点说明》，有郑振铎藏清钞本、怀宁曹氏藏钞本、傅惜华藏钞本、齐如山藏钞本、北京图书馆藏清雍正年间钞残本。转引自赵晔：《济公文学传播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07，第18页。

[2]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辑：《古本小说集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3页。

[3]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辑：《古本小说集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6页。

实、圆满。对于叙事者来说，叙事起点与终点已定，时间发展即为叙事最为清晰的时序，对于听者或观者来说亦是如此。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二者叙事之趋同在于框架与时序，以驱动整体叙事的完成。《醉菩提传奇》因其为传奇，脚色制下必有对叙事的熔裁与重构，但是从整体上观照，其叙事框架与时序皆承话本，即二者均循由生而死，依事叙写的时序驱动，完成“出家因缘—出家—普济人间—圆寂”这一躯架之下的叙事走向与情节铺排。

（二）同质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在叙事内容上多有同质，前者为后者之原材，后者为前者之熔裁，脚色制架构下《醉菩提传奇》虽有情节重构、细节衍变，但其内容大致皆承话本小说而来。

《醉菩提传奇》凡三十出，其所叙内容与话本小说几为重合的出目有十七出：《披剃》《付篋》《打坐》《吃斋》《醒妓》《当酒》《教歌》《散绢》《乱禅》《托募》《梦化》《进香》《遇溜》《得宝》《斗蟀》《度虫》《佛圆》。其叙事所重合之内容如下：李修元出家披剃为僧；灵隐寺监寺以竹蓖监道济打坐；道济酒醉拒绝宿娼；道济当酒；道济得施生绢，散赠予路遇之叫化子；道济被灵隐寺长老借机发脱入净慈寺；道济受托净慈寺长老募化款，于太后梦中化缘，太后前来净慈寺进香，说破道济身份，道济翻筋斗而走；道济送笋予长老众人吃；一人蛇头上得一促织，斗蟀中屡胜，后促织死，道济为其下火；道济圆寂。其中募化、促织二事在二者叙事中均为主要内容。而余下未在话本中所叙内容但见于传奇叙事者，则多为因脚色制之脚色所系生，如《游春》《倩怀》《秋思》《寄迹》四出皆因旦角而衍，《亲叙》《惊讶》《湖宴》

《冥勾》《魂游》五出则与小生一角相联；或为传奇插科打诨元素需要而添，《争护》一出几全以打诨所作，亦为出家因缘叙事；或为主要内容之细节增衍，《讲经》《伏虎》二出为此；《天打》一出则为传奇因循道济普济人间的主体叙事架构而增衍的内容。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二者叙事之趋同亦在于内容，二者在叙事内容上的承传是明显的。可以说，《醉菩提传奇》的叙事内容除脚色制系生、传奇特质相联者，几承话本小说而来，话本小说所叙内容即为传奇熔裁之原材与本事。

二、异质与异构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二者虽脱出于同一本事，在叙事框架与时序上亦显示出趋同，但从其结构与局部考察，笔者以为二者在叙事上亦显示出异质与异构。

（一）冗复与精悍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出于不同的文化语境，又受制于其本身形式，《禅师语录》取自各异素材，在叙事上大量保留了原材，表现出叙事上初加工的本色与冗复，而《醉菩提传奇》据《禅师语录》为本事，表现为叙事上再创造的精悍。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之本色与冗复首先在于叙事上的详实具细，《醉菩提传奇》则为简明，在李修元出家因缘一事的叙写上，《禅师语录》开篇先取传说述说李修元出家因缘“且说大宋高宗时有一金身罗汉在天台山化，来临安府显圣。”^[1]其后写李修元父母得子前后因果，国清寺长老访谒赐名预修元日

[1]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辑：《古本小说集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1页。

后通达，长老圆寂，下火火光中一和尚道出李修元出家机缘，李修元因要侍父母回绝出家，父母亡，李修元自去出家，至此，李修元出家因缘一事才算完结。再看《醉菩提传奇》，李修元出家因缘为其亲毛太尉得太后懿旨允其剃度一僧，二土地寺争护，李修元、沈提点受邀同往，讲经时语破禅机，夜访长老决意出家。张大复已然对前承本事作了重熔与剪裁，截去长老预言、李修元父母得子诸事末节，设以毛太尉与李修元为亲一关系，其得太后懿旨允其剃度一僧为直接因缘，仅承取金身罗汉一根本因缘。化繁为简，攫取原事之根本，重设直接机缘，并以人物关系勾结，因果相缀，通达晓畅。其次，笔者以为《禅师语录》之冗复还在于同一性质的事记叙上的重复，后者则择一精要发挥。如《禅师语录》中道济为人（物）下火一事就出现了四次，对象分别为王公、老儿之女、王陶二人、青衣童子（促织）；而在《醉菩提传奇》中仅取为促织下火一事，促织为虫，仅此一事已足以承载道济普度众生之意。在募化一事上，《禅师语录》中有三次，第一次太后梦化一事，第二次亦为梦化“言夜梦金身罗汉募缘故朕完成胜事”^[1]，第三次为言语化王安抚。《醉菩提传奇》仅取太后梦化一事为叙事主要内容，精细描摹，无它重复。《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不分出目，《醉菩提传奇》分三十出。此亦可作为后者编排叙事的标志，在事与事的分异、联络与精简上有了自觉地再创造。

《禅师语录》以话本小说形态固定各方言说、琐碎记载，完整连缀以服务于“说话”，在叙事上难免囿于事情的冗长与繁复，而传奇家张大复生活在明末清初吴江派与苏州派的过渡时期，其创作实践亦在此种文化交迭中呈现出取法二者的倾向，《醉菩提传奇》不仅承之于话

本，亦受之“苏州派”的影响，“苏州派编剧多面向市民，这种走向令创作要摒弃冗长拖沓的节奏”^[2]，《醉菩提传奇》以三十出为一本，较之《禅师语录》叙事上已熔裁取舍，化冗复为精悍，完整、生动，简明而不失根本。

（二）直线与交织

《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于同一架构之下充塞叙事之内容，但从结构上考察二者之叙事，前者为单一直线结构，后者则为多线交织结构。

话本作为“说话”之底本，仅为说话艺人一人所叙，个中人物叙事皆从叙事者一人视角所出，叙事可呈直线，传奇则不然，“脚色制决定了中国戏剧排场结构的基本模式”^[3]，因其搬演脚色不一，由各中人物自陈其事，叙事结构则多为交织，《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二者在叙事结构上的分异恰在于后者受之脚色制根本上的制约。

《禅师语录》为直线结构，其叙事全以道济一人所遇之事为串联，道济生平为叙事框架，其结构仍以道济为线，尤以表现道济之普济人间，从散绢到忏首，从使松树免遭砍到为多人下火，从以谏书救监寺到书请住持，从驱虫到与人度牒，从欲除麻绳冤孽到提醒缸内大蛇，诸事相接，为道济一人所遇而移，一维式的平铺直叙，以单一直线结构全部叙事。而《醉菩提传奇》则为多线交织结构，道济生平仍为叙事框架，但其内部结构则为道济、毛太

[1] 古本小说集成编委会编辑：《古本小说集成·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第90页。

[2] 郑阳：《张大复戏曲研究》，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10，第36页。

[3] 解玉峰：《“脚色制”作为中国戏剧结构体制的根本性意义》，《文艺研究》2006年第5期。

尉、兰英三线之交织。《亲叙》一出即由毛太尉引出道济出家因缘，《惊讶》为二者交集冲突于李修元出家一事，《湖宴》为此冲突的敷衍，《梦化》中缘簿以毛太尉为中介联结太后，《冥勾》《魂游》写道济化金身罗汉还毛太尉鬼魂于阳世，既将二者交织，又实为道济普济人间这一主骨服务。《游春》《倩怀》《秋思》皆系兰英情思一线，《醒妓》在道济与兰英的碰撞交织中表现出道济酒肉外欲与僧佛内心的戏剧性，同时亦是兰英斩断情丝开悟之处。“凑成之工，全在针线紧密”^[1]。《醉菩提传奇》在完成道济生平圆满一线的同时，也书写了毛太尉家门、奉太后懿旨、痛心于修元出家、湖宴、还阳、祝太后诞辰一线与兰英私生爱慕、嗔怪其出家到开悟、受托转遗迹一线。一方面将道济放置在亲情与情爱的牵扯羁绊中，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道济生平事迹的单一与陈乏处，使整体叙事更为丰实而近于现实人情；另一方面，毛太尉与兰英二线亦是联结诸主要叙事内容的关键，使得道济一线得以承接联结，叙事上集中而有勾连，不致杂乱唐突，又可服务于主骨道济普济之表现，也使传奇得设冲突，如《醒妓》一出即以反差与突转戏剧性地表现道济僧佛的一面。单一直线与多

线交织结构的差异，是文学样式之根本特质所致，亦是创作者于叙事文学传统继承与发展一脉上的自觉与匠心。

三、结语

综上所述，《钱塘湖隐济颠禅师语录》与《醉菩提传奇》在叙事上有诸多异同。二者均循由生而死，依事叙写的时序驱动，完成“出家因缘—出家—普济人间—圆寂”这一叙事框架下的叙事，并在内容上显示出趋同，前者所叙内容为后者熔裁之原材与本事。但受制于自身形式与文学特质，前者在叙事上表现出初加工的本色与冗复，叙事结构为单一直线结构，后者则在叙事上表现出再创造的精悍，叙事结构则为多线交织结构。在各自的文化语境中生长，皆承史传叙事文学传统而来，二者在叙事上的异同亦可窥见各自文学样式的特质，后者较之前者之异也恰由此。到今天，道济故事仍以不同的形式的流传，但隐伏在叙事背后对于现实人间的关注与苦乐悲喜的解答，对于禁律之外性情的真切显露，让道济故事在流传中拥有不囿于形式的异色与生命。

[徐丽颖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1] 李渔：《闲情偶寄》，沈勇译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第336页。